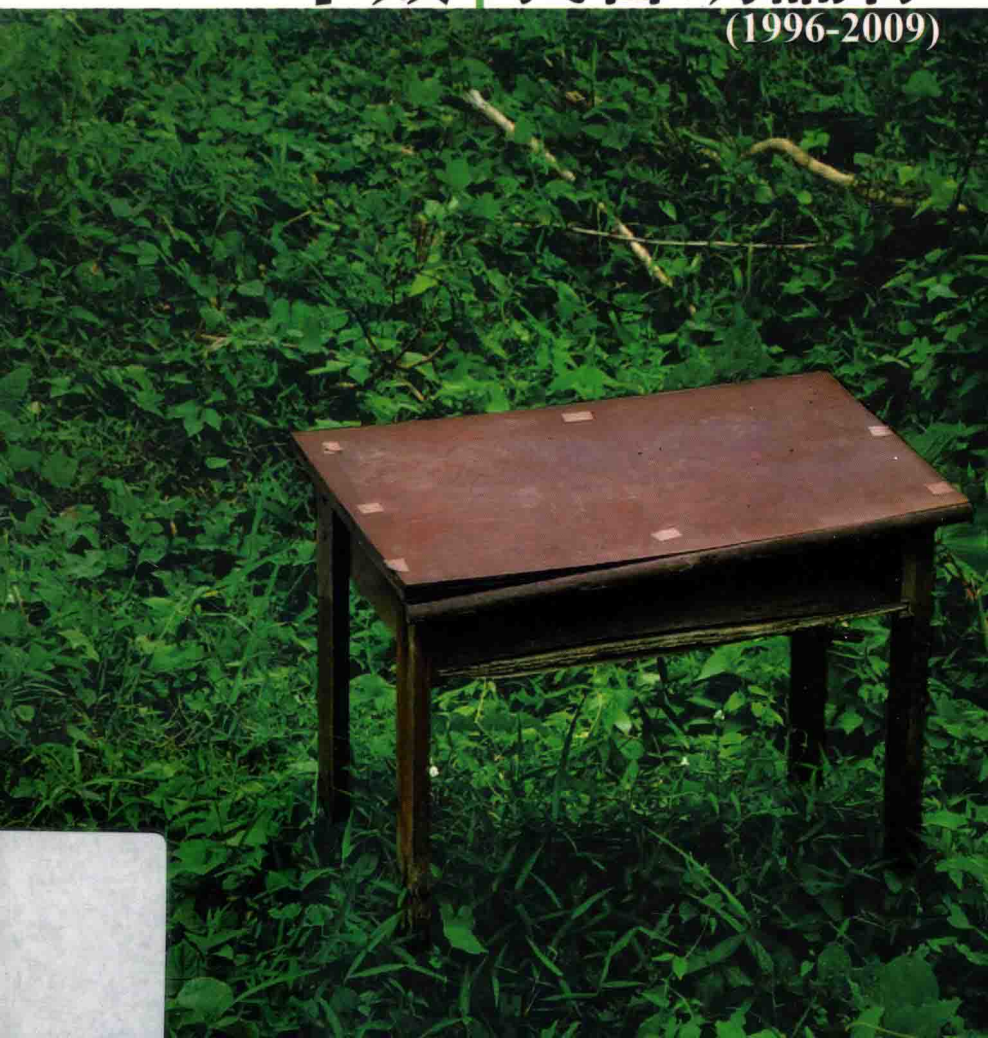


马华文学

第一届马华文学大奖得主

木焱 | 我曾朗诵你

(1996-2009)



第一届马华文学大奖得主
木焱 我曾朗诵你

(1996-2009)



花踪 | 第一届马华文学大奖得主 木焱 我曾朗诵你 (1996-2009)

作者 : 木焱
责任编辑 : 叶伟章
文字编辑 : 赵雪芬
校对 : 木焱、郑淳心
封面设计 : 黄慧评
美术编辑 : 黄慧评
摄影作品 : 方肯

出版 : 星洲日报
19, Jalan Semangat,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电话 : 603-7965 8888
传真 : 603-7965 8541
网站 : www.sinchew-i.com

总代理 : 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
Novum Organum Publishing House (M) Sdn Bhd
8, Jalan 7/118B,
Desa Tun Razak,
56000 Kuala Lumpur.

电话 : 603-9179 6333
传真 : 603-9179 6060

印刷 : Percetakan Turbo Sdn Bhd

初版 : 2011年6月

定价 : RM20

Copyright © 2011 by Sin Chew Daily
All Rights Reserved

国际书号 : ISBN 978-983-3703-42-5

Printed in Malaysia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目次

序	馬華文學，終於有了大獎	04
	詩(人)的流產和誕生：木焱詩路	06
	尋找詩人木焱	12
輯一 紅日 1996~1997	紅日	24
	你們	25
	為青春的生命	28
	我的病人	30
	散步	31
	沒有寫詩的時候	32
	詩人為什麼要抽煙	33
輯二 意外 1998~1999	2	36
	意外	40
	她們以身體交換這首詩	42
	我銜着孤獨寫詩	43
	馬克杯子	45
	給靜	47
	另一種城市	48
	鯨	49
輯三 西岸旅客碼頭 2000~2002	談憂傷	52
	愛詩	53
	夜蝕	55
	西岸旅客碼頭	57
	黃魚誦	58
	我是一件活着的作品	61



輯四 回鄉即想

2003~2004

旅途	64
窗外	66
台北人	67
零件	68
也是四月	69
切·割瓦拉	70
台北蒼蠅	73
面對恐怖的幾個角度	74
戰事	76
回鄉即想——在新山	80
長堤之戀	82
寫給雨	83
詩人與鷹	84
靈光之歌	86
灰燼如果白白	89
夜間書店	90
與詩人何關	91
偶然與巧合	92
時間之隙	93
詩人的眼淚	94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名詩人	95
詩人今天不外出	96
晚安，詩人	98
鏡外	99

輯五 從古巴歸來

2005~2007

行為神 102

大河戀 105

與遠雄同遊 107

我曾朗誦你——懷游川 110

吶喊 113

吉普賽之歌 114

從古巴歸來 116

切格瓦拉說 118

再別僑大 120

震川魂 124

鎮壓西藏 126

塔樓之詩 127

黃昏印象 130

輯六 我們，聽死亡賦格

2008~2009

我們，聽死亡賦格 131

去東方 132

私生活 134

桃子主義 135

水果的價值 137

請不要誕生一個詩人 139

素記 142

後記 146

附錄 專訪木焱：詩詩入扣 148

創作年表 154

第一届马华文学大奖得主
木焱 我曾朗诵你

(1996-2009)



献给敬爱的父亲与母亲

序一

馬華文學，終於有了大獎

花踪文学奖，努力了20年；马华许多作家，也耕耘不辍。

曾有写作者在聚会上这么跟我说：因为花踪，所以这些年来他才有写作的动力。

也曾有职员跟我说，他求学时中文系的讲师曾告诉他：如果要参加文学奖，就一定要参加花踪，否则就别参加。

我不晓得这些是不是客套话，但即使是客套，我也很高兴他们对花踪的瞩目；如若属实，我则欣慰花踪有足够的份量扮演这么一个推动的角色。

看着许许多多的写作者崭露头角，站在花踪的舞台上获得国际知名作家的肯定，进而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地区绽放光芒，我其实也备感喜悦。

当然，作者的努力与才华，才是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他们曾流过的泪水与汗水，是我无法代为分担的；但我仍感喜悦，为着当初坚持构筑这么一座文学花圃而喜悦。

我曾不只一次感慨花踪草创期时所遭遇的困境，当年初生之犊的勇气如今回首看来着实令自己咋舌。

在本报同仁们的同心协力下，我们走过了那段难熬的阶段。我由衷欣慰许多本地作家，愿意选择让花踪陪伴着他们，一起在创作的艰辛路道上前行。

当年，许多海外作家被马华作家的诚恳与朴实而感动；而今，他们对马华作家的认同，已不仅仅是当初的那份感动，还增添了对书写技巧以及独有文化特色的认可。

这20年来，马华作家显然并没有滞留在起跑点上。于是我想，应

该是时候，设立一个属于马华文学的大奖。不是征文比赛的首奖，肯定某位作家的某篇作品；而是一个全方位肯定某位作家文学造诣的大奖。

马华作家，已到了可以接受这份肯定的时候了。

然而我国的出版业，仍未是蓬勃发展的事业。有鉴于此，花踪文学奖除了颁予获奖者奖金，也负责出版该作者的新作，让作者可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安心地创作。

马华作家耕耘了这么多年，而今已是开花的时候。

愿在未来的日子里，马华作家们仍愿意让花踪伴随着在创作的路上前行。

萧依钊

文学奖工委主席／星洲媒体集团总编辑

序二

詩(人)的流產和誕生：木焱詩路

或罔两的友谊

我永远记得读〈2〉(1998年)的颤抖与悸动，那样明白如话的句子，艾蜜莉·狄金生称的，我知道那是诗。我整个大学时代把诗猥琐卑微的写在日记本的最低最底的边上，我喜欢的margin。那是诗的荒原，上游，野地。我写，私密一如外遇偷情逾越边界，而木焱正磨刀霍霍，逆毛抚摸(夏宇语)他的《毛毛之书》，1997年，创作《毛毛之书》部分诗作，开始用muyan在大红花的国度BBS发表诗作。

让我们把时间推移，说不定我们在某个电子布告栏滥觞的年代遇上，又失之交臂。《毛毛之书》发表于BBS，短，如灵光乍现。1996年，我在中山大学山抹微云艺文站上，随手丢下一句诗，我用仓颉，竹火月金戈，键入：

书写为了手淫

手淫为了舒泻

木焱在栖居台北的头几年，有时写在考试卷背后，有时写在咖啡馆的纸巾上，或者几张印坏了的A4白纸，从图书馆的影印室捡来，就在馆内神秘的涂写：

我在你如散文的身体发现诗的毛发。

书写，手淫，舒泻；你，散文，身体，诗，毛发，看似无关的两

句诗，互换，交杂，投影，让人想起辛波丝卡的诗。错过的，会像幽灵那样重来。

我因为遇见了木焱，复又重拾写作的初衷。或者，读了木焱的诗，勾起天雷地火，那诗，我曾在夏天失眠的夜晚，欲望如潮涌袭来，我遂打开裤裆……

诗(人)怀孕，流产或诞生

嗯，该怎么综述这部从少作（1996年，20岁）到前中年时期（2009年，33岁）的诗集呢，杂芜，散漫，虚晃，摆荡，闪烁在各种诗体和内容。总之，很难一眼看清木焱的模样，他的诗风，他的为人，没法辨认。他的诗，即他的人。诗是自传，变装秀，面子书。

我们从最早的诗人的涂鸦本《毛毛之书》，瞥见一个少年诗人的自画像，手工制的《秘密写诗》在台北公馆地下道公开展卖，十足波西米亚吟游浪人邋遢迷醉沉湎，以致可以大半年失语没有一句诗，那是波特莱尔或班雅明笔下的flâneur。我流浪，我徘徊，为了寻找新点子，novel的原意。

诗，诗人，始终环绕着木焱，纠结，诱惑，时尚一点的说法，称身份认同。我们几乎可以在多篇和诗、诗人有关的诗体读到一个（诗）人的独白，忏悔，自责，困惑：我是谁，我又在干嘛！

诗人害怕了那诗的空白，人生的空白：

没有写诗的时候
桌上徘徊着蚂蚁
外头是一块布
你的声音是符号
白天的颜色很白
一种没有颜色的颜色

〈没有写诗的时候〉

(写)诗为了抵制空白，赋予空白意义，正在没有写诗的时候，意义流窜，散布。正因为“没有写诗”，才发现“桌上徘徊着蚂蚁”和“白天的颜色很白”，“没有写诗”反而“反写”了“没有写诗”，因而有了文字书写的〈没有写诗的时候〉，“没有写诗的时候”意义流放在桌上的蚂蚁，一块布，白天的白，没有味道的颜色，近于诗的混沌状态。诗，始于空白和停止处。

早期的木焱，1996年，他的诗，正在袅袅升烟：

第一根烟圈起了第一个字

散成一团香喷喷的意象

〈诗人为什么抽烟〉

这是木焱诗的“灰烬书写”，诗如烟，可远观而不可置于眉睫，他意欲将烟圈化成字，且成为意象。是希冀〈灰烬如果自白〉，诗里总是挥之不去的烟，酒，和火。三把火，如“焱”，慑人，普罗米修斯为盗火付出惨重责罚啊！

然而，木焱毕竟是爱诗如恋人，一个女性的“她”：

我的爱人不与我造爱

她选择温暖的被窝修习梦的制造

过程有些腼腆因为她喜欢裸睡

.....

我起身读她咸湿的影子

藉着丝丝鼻息重构她存在

我的爱人侧身而睡

不打鼾，微张古典的唇

〈爱诗〉

诗此时变身为“我的爱人”，一个“她”（摒除了诗人是同性

恋诗人的可能多可惜啊！），诗人如此“爱诗”却不和爱人“造爱”（而非“做爱”），爱人临在，不可褻玩，罗兰·巴特色情与爱欲之别，前者呈现性器，后者性器根本不必亮相，只将观者引出框外：

在肉体之外也许她造爱

〈爱诗〉

诗是本体，又是喻体，他，她，它——变形成一只鹰：

当天际充满想像

我的翅膀跃跃欲试

不为躲藏的猎物

我的俯视是放大它们的恐惧

我盘旋在温和的气流下

晒着太阳

不为一天初启的温饱

我喜欢这种速度与高度

与地面若即若离

一名住家中的诗人发现我

一幅自然风景画中翱翔的

鹰

〈诗人与鹰〉

这首诗，是诗人一次重要的突变，阅读的阴影告诉我们，可以和杨牧的〈亭午之鹰诗〉、〈瑶光星散为鹰〉两篇经典散文互读。木焱诗中的“鹰”其实是一只“一幅自然风景画中翱翔的鹰”，它和“诗人”对望，凝目神思，画中的鹰飞出“画框”，为了“流动方向 and 美感追求”。

我们可以把〈诗人与鹰〉看作是木焱对诗艺和诗意的宣言与实践，以及转折。而诗中流露的语调，近乎鹰的冷傲，和“家中诗人”

若即若离，欲拒还迎，以致于最终恍惚究竟是诗人之梦为鹰，鹰之梦为诗人？

诗人与鹰，则必有分矣。木焱诗中的诗人就是他自己，他不讳言，他抽烟，或酗酒，他在醒和醉之间，在烟和字之间，他急于寻找诗意，愈发显得失意，好十九世纪巴黎酒馆，灵的氛围：

诗人在在证明他的魅力，总是交替在咖啡因与酒精之间，明显变化。然而一切都只是幻想，与存不存在那间酒吧或咖啡馆没有关系。

〈与诗人何关〉

慢慢习惯在众人面前，拿出自己的忧伤，和着烟草与大麻花卷起来，一齐放在嘴里，希望能抽出明天将会如何的结果，而总不是那些自杀的碎片。

〈诗人的眼泪〉

诗人为什么还没入梦乡啊，夜都冷了，他的体温愈熬愈热，愈是有灵感在冒泡。

〈晚安，诗人〉

噢，这样的散文诗，太太波特莱尔，只不过这里不是巴黎，是台北。木焱对台北到了执迷的地步，仿佛一座城负了他。他经常分不清台北和家乡的影像，他往返于海岛和半岛之间：

诗人离开了家乡，到异地求学，谋生
建立家园，把乡愁当作房贷的抵押品
尽量不想家，否则漂泊的利息无法偿还
安排一年回家一趟，复习过往情感与亲人脸庞
挥洒几只孤影在离海最近的水岸